

王荆公年譜考略一

王荊公車譜考畧二十六卷雜
錄二卷附錄一卷蔡上翔著
車譜推論一卷熙豐知遇錄一
卷楊希閔著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燕京大學
國學研究所重訂印行

王荆國文公年譜考略序

予竊不自揆。編次荆國王文公年譜有年。所閱正史及百家雜說。不下數千卷。則因年以考事。考其事而辨其誣。已略具於斯編矣。因名其書曰考略。古之著書者。必推原其所以作是書之意。而予於是譜告成。願愴然若失。言有所不能盡。意有所不必達。則又何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則凡善有可紀。與惡之當褫。不出於生前事實。而後之論者。雖或意見各殊。褒貶互異。而事實固不可得而易也。唯世之論公者。則不然。公之沒去今七百餘年。其始肆爲詆毀者。多出於私書。既而采私書爲正史。而此外事實愈增。欲辨尤難。由此更千百年。又將何所底止耶。所謂言有所不能盡者此也。若其意尤有所不必達。因憶公有上韶州張殿丞書。其言曰。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

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鑿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嗚呼。盡之矣。此書不知作於何年。要必爲先人而發。在乎慶厯皇祐間。當是時。公已見稱於名賢鉅公。而未嘗有非毀及之者也。然每讀是書。而不禁歔歎累歎。何其有似後世詆公者。而公已先言之也。自古前代有史。必由繼世者修之。而其所考據。則必有所自來。若爲宋史者。元人也。而元人盡采私書爲正史。當熙寧新法初行。在朝議論蠱起。其事實在新法。猶爲有可指數者。及乎元祐諸臣秉政。不惟新法盡變。而黨禍蔓延。尤在范呂諸人初修神宗實錄。其時邵氏聞見錄。司馬

溫公瓌語。涑水記聞。魏道輔東軒筆錄。已紛紛盡出。則皆陰挾翰墨。以鑿其忿好之私者爲之也。又繼以范冲朱墨史。李仁甫長編。凡公所致慨於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若重爲天下後世惜者。而不料公以一身當之。必使天下之惡皆歸。至謂宋之亡由安石。豈不過甚矣哉。宋自南渡至於元。中間二百餘年。肆爲詆毀者。已不勝其繁矣。由元至明中葉。則有若周德恭謂神宗合赧亥桓靈爲一人。有若楊用修斥安石合伯鯨商鞅莽操懿溫爲一人。抑又甚焉。又其前若蘇子瞻作溫國行狀。至九千四百餘言。而詆安石者居其半。無論古無此體。卽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後則明有唐應德著史纂左編。傳安石至二萬六千五百餘言。而亦無一美言一善行。是尙可與言史事乎哉。昔唐朱敬則爲正議大夫。並修國史。章安石閱其史稿。歎曰。董狐無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於宰相。宰相能制生人。而史官兼制生死。夫以彼好爲私書者。無宰相之

權而有重於史官之勢。豈所謂不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非耶。且夫溫柔敦厚詩教也。書以道政事。春秋辨是非。尤在於屬辭比事而不亂。而後世有著春秋者曰讞。鳴尚書者曰寃辭。則又有講學同門異戶而亦名之曰公案。若皆以爰書從事。此豈談經術言道德者所宜然。惟是非乎安石者纍纍。若公案若寃辭。雖有明哲若交相讞焉。欲從而覆說之不能。故曰意有所不必達也。嗚呼。以予之爲斯譜。既不免類發憤者所爲。然言有所不能盡。意有所不必達。終於公上張殿丞書。不能無感於斯文。後之覽者。卽以知予作是書之意可也。夫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均辟也。予固好公者。狀則予又焉敢居一於此也哉。

嘉慶九年甲子夏五月上澣日

金谿後學蔡上翔元鳳謹書時年八十有八

王荆公年譜考略

同學參閱姓氏

受業同校姓氏

汪世樟豫年秀水

李崇禮建中宜黃

蔡呈韶莆田奉新

明其教振芳南康邑

曾傳忠遂良龍泉

龔慶驥晴坡漢陽

朱基肇旭南昌

甘澤百川漢陽

鄒廷馘玉堂宜黃

龔瀛俊海山東鄉川

譚一鵬翼雲萬安

王齡啟周高安

譚一鶚凌雲萬安

漆奎光聯壁新昌

嚴述祖達夫奉新

張光第上登新昌

蔡象頤正育奉新

張光曙旭初新昌

李學容賦英金谿

嚴夢祖叔襄奉新

蔡宗玉象真龍泉

鄒 昉曉亭新建

江 蕤穎臺金谿

男揆應校字
行儉廉夫

王荆公年譜考略目錄

卷首一

本傳序言共八首 前序言總論

卷首二

傳神記序共九首 附傳神總論

卷首三

例略

年譜卷一

天禧五年至康定元年

卷二

慶歷元年至四年

卷三

慶歷五年至七年

卷四

皇祐元年至至和二年

卷五

嘉祐元年至二年

卷六

嘉祐三年

卷七

嘉祐四年

卷八

嘉祐五年

卷九

嘉祐五年至七年

卷十

嘉祐八年

卷十一

治平元年

卷十二

治平二年至四年

卷十三

治平四年下

卷十四

熙寧元年至二年

卷十五

熙寧三年

卷十六

熙寧三年下

卷十七

熙寧四年至五年

卷十八

熙寧六年至七年

卷十九

熙寧八年至十年

卷二十

熙寧十年下

卷廿一

元豐元年至三年

卷廿二

元豐四年至六年

卷廿三

元豐七年

卷廿四

元豐八年

卷廿五

元豐八年下

雜錄卷一

雜錄卷二

附錄卷一

附錄卷二

附錄卷三

附錄卷四

附錄卷五

附錄卷六

附錄卷七

序言總論

世人積毀荆公。幾同於詈罵。不啻千萬人矣。而六七百年來爲之表揚盛美。亦未嘗無人。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又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因采其文六七篇。並著於卷首。

宋史王安石本傳○四庫全書目錄曰宋史元托克托等撰。大旨在於表章道學。其餘皆姑以備數。故疏舛蕪漫。僕數難窮。又宋趙彥衛雲麓漫抄曰。近日行狀墓誌家傳。多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往失實。人多喜之。卒與正史不合。考略曰。安石史傳采之私書甚多。而未有一字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卽其所見稱於當世大賢者。本傳亦不存一字。今即名臣言行錄所載。出於邵氏聞見錄。司馬涑水記聞諸書。可考而知者。略著於篇中。使後之覽者。知有所自來云。

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序○金谿危素太樸撰黃次山傳次山字季岑直龍圖閣
庭堅之族子宣和元年試國學第一時方申禁元祐黨人以庭堅在黨籍故
降次山第四考略曰魯直以元祐與史局而史事實非魯直所得而專即與
陸佃爭辨佞史謗書必屬在局有力人而載筆者特假之庭堅耳魯直稱譽
荆公全集具在始終未之有易也季岑當紹興初年正值講學之徒攻安石
甚急尤競競愛護其文章如此益知豫章學術淵源有白云

玉照新志○後人論宋事者祇知元祐黨碑當之者傷心聞之者切齒而於元
祐廟堂之勝未有舉而及之者今取玉照所記載於朱墨史可矣而必首附
於諸序文者亦以見元祐紹聖黨禍實關於宋室存亡之機莫有甚於此也
澗泉日記○韓止仲爲元吉之子維之孫而億之曾孫也止仲言自慶歷至渡
江六十年學術風氣洞中得失如衡之平持國爲介甫深交止仲又生長世

家其言渡江六十年。正在淳熙間。陸文安作荆國祠堂記。亦其時也。君子可以觀世變矣。

臨川王文公集序○考略曰。草廬稱頌荆公。大意與象山同。至謂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則亦猶是南渡後講學論人習氣。又謂論之平而當。其唯二程朱陸四子之書。質之遺書大全等集。猶不能無疑焉。同時虞伯生亦有重建文公祀記。其言曰。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侯始至郡。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公之祠。見其頹圯而歎焉。侯爲之言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某使經營焉。告成。侯欲傳其事於石。按郡志。宋崇寧四年。郡守田某爲堂肖公像而祀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某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公故宅在城東偏鹽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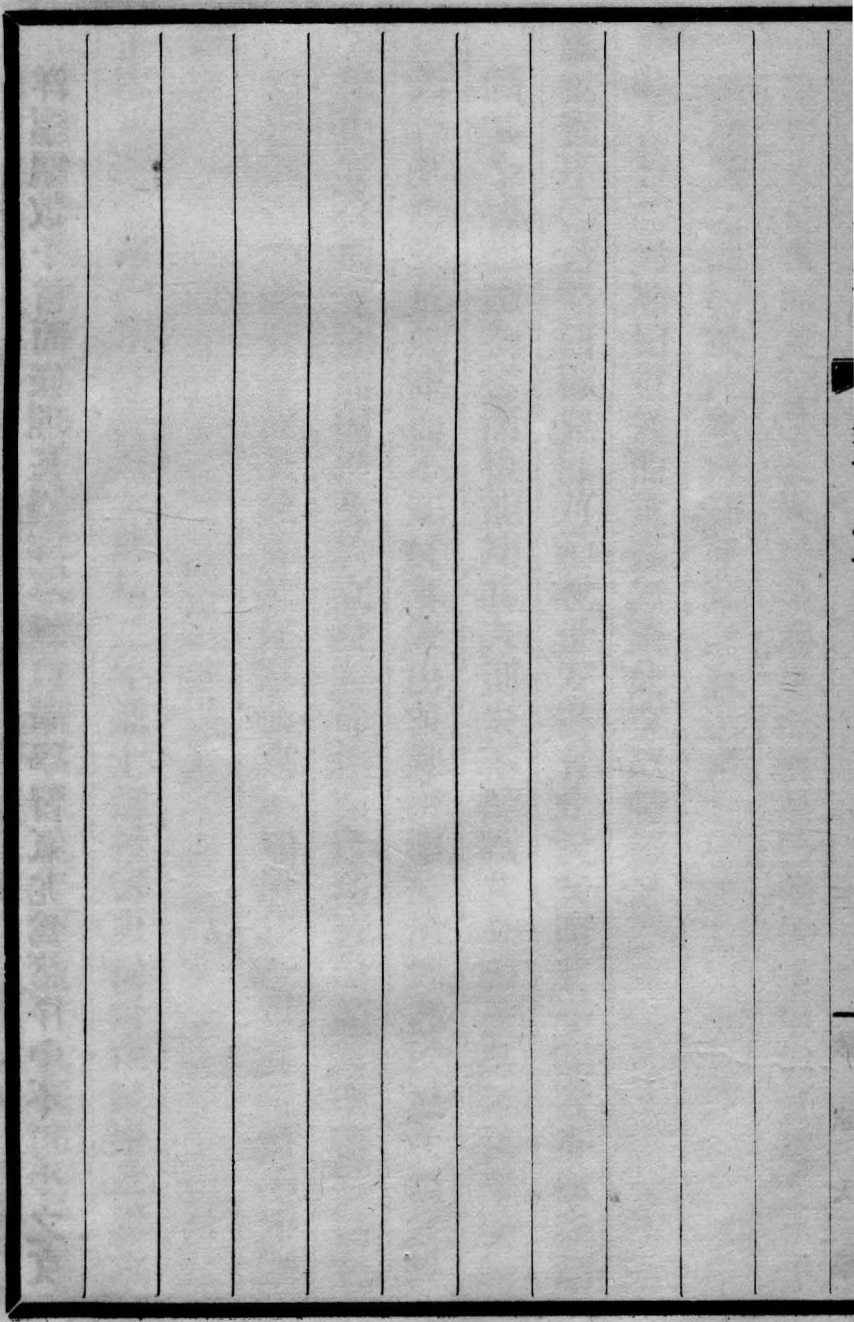
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爲序。旣而吳公薨。侯是以徵文於予也。予因節錄之而附於此。可以知建祠之有由來云。

鄭曉古言○考略曰。言簡而意盡。無踰此文。故特錄之。

應雲鷲序○考略曰。穉兒母乃勸說。世安得有此賢父。而其子能賢。亦遂從而讀其全書也。讀全書而後能知其人。則夫不能讀其全書者。又何怪乎曉曉焉終其身役於勸說而不知反耶。象山與鄞密邇。公治鄞。鄞民至今賴之。得象山斯文而益顯。而因推及於立身大節。佐國豐功。皆由讀其全書而得之。然則象山不誠賢乎哉。公墓葬於江寧。公墓不知所在。一語。當時何不知刪之。

王臨川文集序○章袞臨川人。嘉靖二年進士。選授御史提督南畿學政。屢進陝西提學副史。所著有學庸口義。章子瑣言。惟此序專就攻新法者言之。洋

洋纏纏數千言。而條理甚明。亦不雜以講學習氣。尤爲諸序中不可少之文。



宋史本傳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魯鞏携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述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

耳目。蓋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齋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呢。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携以去。是盜

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疆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籍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穎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

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議論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高。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高傅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高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辨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

安石說。且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

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巽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

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先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爲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穎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顛。孫昌齡。王子韶。程顛。張戢。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

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尙或紛然驚異，况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所感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其疆辯皆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

解使相。安石謂罰輕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鯨。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隸英州。唐垞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右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

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耳。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恣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侂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領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尙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己。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三經

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俛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姦利事。置獄鞠之。惠卿出守陳。十月。彗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臆寫譌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

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閱，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其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勅謗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雋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例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士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雋，雋言其情。安石咎之。雋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爲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綰懼。

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雋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雋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益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諡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於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

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安石性強忮。遺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訕。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儂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無不復召。凡八年。

子雱

雱字元澤。爲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疆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於市。遂傳達於

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撰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雋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雋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阻。故與程君議。雋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

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叙

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藝祖神武定天下。列聖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與時而奮。王元之楊大年篤尚音律。而元獻晏公臻其妙。柳仲塗穆伯長首唱古文。而文忠歐陽公集其成。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直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媿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魯直稱爲不朽。近歲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而詹子所爲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黃。譬正之難。自非劉向揚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尙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計爲之何。客曰不然。臯蘇不世出。天下未嘗廢律。劉揚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書。凡吾所爲。

玉照新志二則

宋王明清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十二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己者。皆著其間。殆至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其中愚智溷淆。不可分別。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獲廁名矣。惟有識講論之熟者。始能辨之。然而禍根實基於元祐嫉惡太甚焉。呂汲公梁况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黨。呂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爲殲厥渠魁。脇從罔治。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以爲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

文正公涑水紀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叙劉永年家世載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誣。永年常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母賤之類。取引甚多。至新史於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前日史臣。悉行遷斥。盡取王荆公日錄無遺以刪修焉。號朱墨本。陳瑩中上書曾文肅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也。其所從來亦有本焉。覽之者熟究而考之。當知此言不誣。

澗泉日記

宋韓澆止仲

本朝慶歷間諸公。韓魏公富鄭公歐陽公尹舍人孫先生石徂徠。雖有憤世疾邪之心。亦皆學道。有所見有所守。下至王介甫王深父曾子固王逢原。猶守道論學。至東坡論人。便只有憤世疾邪之心。議論利害是非而已。伊川諸儒。復專以微言詔世。天下學者。始覺有偏。渡江六十年。此意猶未復也。因借富公集。漫記所嘆於此。

馬氏公傳

馬氏公字元平... 公之志氣... 公之為人... 公之為政... 公之為學... 公之為文...

馬氏公傳

馬氏公傳

臨川王文公集序

唐之文能變八代之弊。追先漢之蹤者。昌黎韓氏而已。河東柳氏亞之。宋文人視唐爲盛。唯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五家與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漢東都以逮於今。駸駸八百餘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稱者。近七人焉。則文之一事。誠難矣哉。荆國文公。才優學博。而識高。其爲文也。度越輩流。其行卓其志堅。超超富貴之外。無一毫利欲之汨。少壯至老死如一。其爲人如此。其文之不易及也。固宜。宋政和間。官局編書。諸臣之文。獨臨川集得預其列。靖康之禍。官書散失。私集竟無完善之本。弗如歐集。老蘇大蘇之集。盛行於時也。公絕類之英。間氣所生。同時文人。雖或意見素異。尙且推崇公文。口許心服。每極其至。而後來卑陋之士。不滿其相業。因並廢其文。此公生平所謂流俗。胡於公之死後而猶然也。金谿危素好古文。慨公集之零落。搜索諸本。增補較訂。總之

凡若干卷。比臨川金陵麻沙浙西數處舊本。頗爲備悉。請予序其成。噫。公之文如天之日星。地之海嶽。奚資於序。而公相業所或不滿者。亦鮮究其底裏。何也。公負蓋世之名。遇命世之主。君臣密契。殆若管葛。主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民。臣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君。然而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所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所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一時之議公者。非偏則私。不惟無以開其蔽。而亦何能有以愜公論哉。論之平而當。足以定千載是非之真者。其惟二程朱陸四子之言乎。

古言

明海鹽鄭曉室甫

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得人人似荆公耳。乃不諒其心。萬口交訕。豈不冤哉。荆公自信無媿。不以人言爲意。誤天下矣。

Blank columns for text.

天不貸

小舟人... 天不貸... 其志在天... 其志在天... 其志在天...

言

四...

序

荆國文公古詩十三卷。律詩二十一卷。挽詞一卷。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詩古賦樂章銘讚一卷。書疏一卷。奏狀一卷。筭子四卷。內制四卷。外制七卷。表六卷。論議九卷。雜著一卷。書七卷。啟三卷。記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詞二卷。神道碑三卷。行狀墓表一卷。墓誌十卷。舊聞浙蘇吳俱有刻。公梓里臨川顧缺無傳。予忝牧以來。每用爲慨。謀梓之購善本而無從也。走取家藏舊本。讐校而翻刻焉。於乎公之文取材百氏。附翼六經。與韓柳歐蘇曾氏卓然成七大家。並傳海內。當與日月爭光。豈以刻不刻爲公重哉。憶予少小時。侍先君古愚公。論宋史至熙寧。奮袂哨公。先君厲聲曰。穉兒母乃勦說。時慚退。不知所云。異時遊四明。泛鑑湖。公撰述吟咏。勒在木石。璀璨陸離。與山光水色爭雄競麗。心目眩瞶。不可攬結。蓋私極愛慕。願爲執鞭久矣。旣而旅金陵。得公全集。昕夕讀。不忍去手。然直謂

公文章家丈人耳。徐考公宰鄞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種種有成蹟可按。鄞民至今賴之，乃喟然嘆曰：若公者豈獨長於文已乎？豈獨能於宰已乎？夫隆汙者道也，成敗者數也。公動稽堯舜，心表天日，乘時遇主，謂周官往軌，運掌可修，而靡所究竟，此豈專任自信之過哉？一時名賢弗克和衷，胥匡變而之道，此何咎焉？矧公學本經術，才宏經濟，志存周孔，行比夷由，固傑然一人豪也。一咻衆排，甚者寃以靖康禍本，此非所謂勦說者耶？公墓不知所在，謀所以專祠公而不獲。公二十二世孫王生瑞從予乞祀田，予既刻公文，復稍助之，以延公祀云。

嘉靖丙午九月既望臨川縣知縣後學象山應雲鸞謹識

王臨川文集序

明章袞汝明

嘉靖丙午秋八月。臨川邑侯象山應君。刻荆國王文公集成。謂袞邑人也。宜有以叙其事。昔我象山陸文安公叙公祠堂於宋。草廬吳文正公叙公文集於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純疵得失。猶方員之囿於規矩也。予末小子。安敢復有所贅。然竊唯公之相業。所以未能成先資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變法之故耳。二公之言。雖已抉發隱義。提挈宏綱。而其端緒曲折。尙若有未暇及者。故雖不敏。不敢過避焉。夫善觀人者。必驗乎心跡。善爲治者。必核乎名實。心跡不明。則名實不正。名實不正。則爵祿廢置。生誅予奪。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與神宗之事。豈非千萬世名實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雲盡失。契丹已強於北。元昊繼起。兵力又奪於西。不能數戰。則其勢不得不出於求和。轉輸金繒。每歲不貲。卑禮甘言。惟恐挑禍。漢之文景。國

辱而民不困。時則有文景之辱。而無文景之利。此蓋凜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勢也。治平熙寧之際。上刊下弊。綱紀法度。根本枝葉。無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雖容色言動。無異少時。然縱恣之餘。腹心肝鬲之疾。纏綿膠錮。待時而發。此蓋斷然不容怠忽玩愒之時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勢。將欲大有所爲。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宮室。眷求義德。與圖治理。誠曠世一出人臣所當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節行文章。既已大過於人。而道德經濟。又獨惓惓以身任之。當仁宗在位之日。使回一書。究極治體。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時變。與區區隨世遷就諸人規模。夔別。繼論時政。則語意益切。岌然如禍亂之逼乎其後。賈太傅之痛哭。則賢良之剴切。可謂異世同符矣。有臣如此。蓋亦曠世一出。人君所當虛已委任共享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遺之盛如此。而時勢所值。又當否泰安危往來消長之際。然則公與神宗所以悉心謀議。創制立法。而將以伸其大有爲之志於天下。

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今考當時常平倉。司馬公所謂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錢之害小。廢常平倉之害大者也。然積滯不散。侵移他用。平時既無補於貧民。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輩。况穀貴則減價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糶。穀賤則增價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糶。貧民下戶既無可糶。又不能糶。勢不免於借貸。蘇穎濱曰。天下之人無田以爲農。無財以爲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於溝壑。使富民爲貸。則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爲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穎濱此論。則公所行青苗錢之法也。考之於古。景公之於齊。子皮之於鄭。司城子罕之於宋。既皆以貸而得民。驗之於今。則前此陝西一路。已翕然稱便矣。然則青苗錢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歛補助之政也。

古者民多則國強。民少則國弱。兵無非民故也。宋自雍熙端拱以來。西北多事。朝廷爭言募兵。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游手之徒。則亡命之輩。於是始聚百萬之兵。而仰食於縣官。非如漢唐之初。有事則擐甲胄以蹈行陳。無事則服田積穀以廣軍儲。冗而無制。則老弱參半。而不堪戰鬪。聚而不散。則偃蹇驕惰而易於爲亂。而上下以爲得計。方且盡用衰世培植之術。剝吾民以啗之。及不可用。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此輩自安於營伍之中。况是時京東京西淮南諸路劇盜。如王倫張海輩。肆意橫行。建旗鳴鼓。官吏逢迎入城。與之宴飲。雖有番戍之兵。如入無人之境。制兵之壞。莫甚於此。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其要在於訓練齊民。使皆可戰。稍復府兵之舊。以減募兵紓民力。當時蘇東坡極言養兵之害。而欲訓練州縣之土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畿甸就緒。乃以漸推之於天下。始但隸於司農。以捕盜賊相保任。繼乃肆習武事。

定其賞罰。而隸於兵部。其政令一聽於樞密。蓋公所以計之者審矣。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至中葉。役法大壞。產破家亡。視爲常事。而衙前州役爲甚。韓絳則言。民有父自經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與母。析居以圖避免者。司馬公則言。自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則已目爲富戶。挾充衙前。吳充則言。鄉役之中。衙前爲重。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鄰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義聚者。然則當役之家。出錢以雇役。坊郭女戶。品官之家。歛錢以助役。官又爲之賣坊場。給閒田。以充雇直。固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也。况公之爲是法也。揭示一月。民無異詞。乃著爲令。令下之日。物情大快。於是始行諸天下。而亦各從其便。以爲法。此則雇役法之大略也。諸路上供。歲有定數。年有豐凶。故出辦有難易。道有遠近。故勞費有多寡。典領之官。專務取贏。內外不相知。饒乏

不相補。四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而農民重困。國用無餘。於是均輸之法行焉。先王之於商也。未嘗不欲抑之。以懲游末。亦未嘗不欲厚之。以通貨賄。其於民也。固嘗補助於耕歛之時。又欲周給於祭祀喪紀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爲厚也。今雖萬室之邑。然貨之滯而不售。民之欲賒且貸者。已不貲矣。而况都會之地哉。公之所以創爲市易之法者。固將抑兼並以厚商賈。備經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人可繼爾。諸監旣廢。賦牧地以佐芻粟。諸兵騎戰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之馬。復從官給。番部養馬。旣不常行。各邊市馬。又患不足。此戶馬保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戶馬則蠲科賦。保馬則蠲征役。而馬又皆從官給也。藉使尤或少厲於民。則亦斟酌修改之而已。國固可使乏馬。馬顧可使獨在邊番。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馬。豈皆官養之邪。若夫熙河一帶。西控吐番。東

蔽涇涼。夏人右臂。實維茲地。若使彼間而取之。則豈惟鄙延一路不解甲哉。將秦隴復受兵矣。而西域之不可通。無論也。此公所以銳意於王韶之策歟。宋之於北虜。雖慚於納賂。亦怯於用兵。惟怯故彼得肆無厭之求。惟慙故此常懷憤恨之意。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慙。則亦驕之以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睚眦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割地界遼。且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他如銷並軍營。修復水利。罷詩賦。頒經義。與夫方田之法之類。雖若紛然並出於一時。然君以堯舜其民之心。堅主之於上。臣以堯舜其君之心。力贊之於下。要皆以爲天下而非私已也。諸臣若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未明之義。損益以矯偏勝之情。務在協心一德。博求賢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尙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隨之。今日闐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譁然而議者。新法也。臺諫借此以賈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徼恤民之譽。遠

方下吏隨聲附和。以自托於廷臣之黨。而政事之堂。幾爲交惡之地。且當是時。下則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爲倡亂之端。遠則未有二虜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遜之語。而縉紳之士。先自交搆。橫潰洶洶。如狂人挾勝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概以爲善。其果皆善乎。新創之法。概詆爲惡。其果皆惡乎。抑其爲議。有一人。之口而自相牴牾。如蘇頌濱嘗言官自借貸之便。而乃力詆青苗錢之非。司馬公在英宗時。嘗言農民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衙前當募民爲之。而乃力詆雇役之非。蘇東坡嘗言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而乃力詆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爭雇役不可罷之類是也。有事體相類。自來行之。則以爲是。公行之。則以爲非。如河北弓箭社。實與保甲相表裏。蘇東坡請增修社約。并加存恤。而獨深惡保甲法之類是也。青苗錢之放。專爲資業貧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稱之息。司馬韓歐諸公。旣極

言此錢不可放。則亦求所以抑兼井而振貧弱可也。乃徒訟此之非利。而不顧彼之爲害何邪。蘇東坡論雇役。至謂士夫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似此之類。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論。亦非曲盡利害之訐謔。宜公概謂流俗。而主之益堅。行之益力也。一時議論既如此矣。而左右記註之官。異時記載之筆。又皆務爲巧詆。至或離析文義。單摭數語。而張皇之。如三不足之說。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嘗如是也。然則當時所以攻新法者。非實攻新法也。惡公而半反其法爾。昔者桓公舉夷吾於士師。而委之以國。夷吾乃爲之作內政。興鹽筴。委幣以歛州縣之穀。守準以御輕重之權。舉齊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且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桓公卒賴其計。以成九合之功。子產之相鄭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舉鄭國之政。而更

張其太半。雖國人孰殺子產之謠。叔向將亡多制之書。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爲。又六月火現而鄭果災之先見明驗。亦銳然行之而無所疑畏。卒之鄭賴以安。雖晉楚之強莫能加焉。又其下如衛鞅之於孝公。盡敗秦法而更爲之。盡取秦民而束縛馳驟之。雖甘龍辨說之煩。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數。而鞅終不爲沮。卒之國內大治。諸侯重足屏息。爭西嚮而割地。彼數子諸侯之貴臣爾。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於其國。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當四海爲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水。乃顧落落如彼者。時勢異而媚忌衆故也。夫國內多故。四竟多敵。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惟才與智。衆必歸之。此管仲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體。本涉優柔。真仁而降。此風寢盛。士大夫競以含糊爲寬厚。因循爲老成。又或高談雅望。不肯破觚解斲。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閑之馬。雖或芻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燒剔之。必將趨然蹄而

斷然齧。當此時而欲頓改前轍以行新法。無惑乎其駭且謗矣。公之所以不理於口者此也。賈誼年少美才。疏遠之臣。慨然欲爲國家改制立法。當時絳灌之徒。雖甚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誼未嘗得政而文帝直以衆人待之也。公令聞廣譽傾一世。既已爲人所忌。加以南人驟貴。父子兄弟蟬聯禁近。神宗又動以聖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橫議蠱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與之抗而不顧。公之所以不理於口者此也。古人自修身正家以至治國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善道實行於其間。未有捨法度而可以爲仁義者也。或乃謂公不務其本而專事法度。然則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說非耶。古者水土初平。即底慎則壤以制國用。周官一書理財最備。而大易明著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訓。蓋古之人未嘗諱理財也。後儒始忌諱爾。而或病公專言理財。然則國非其國可耶。宋之儒者。大率據經泥古。尊三代而羞漢唐。至有欲復井田。

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試耳。如其試焉。能不如公之叢謗乎。當時一伊川在朝。其事權視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不勝其醜詆之多。則於公又何言哉。元豐之末。公既罷相。神宗相繼徂落。羣議既息。事體亦安。元祐若能守而不變。循習日久。膏澤自潤。孰謂非繼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懟。必欲盡罷熙豐之法。公以瞑眩之藥。攻治之於先。司馬公又以瞑眩之藥。潰亂之於後。遂使國論屢搖。民心再擾。夷想當時言新法可不罷者。當不止於范純仁李清臣數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備存其說爾。不然。哲宗非漢獻。晉惠比也。何楊畏一言而章惇即相。章惇一來而黨人盡逐。新法復行哉。悲夫。始也羣臣共爲一黨以抗君。終也君子小人各自爲黨以求勝。糾紛決裂。費時失事。至於易世而尤不知止。從古以來如是而不禍且敗者。有是理哉。公昔言於仁宗。謂晉武帝因循苟且。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棄禮義。捐法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淪

於夷狄者二百餘年。又謂可以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恐有無及之悔。由此觀之。靖康之禍。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艱難。不避謗議。而每事必爲者。固公且天未陰雨。綢繆牖戶之心也。况熙豐之用章惇。公爲之也。元祐之用章惇。亦公爲之乎。而古今議者。乃以靖康之禍之獄。獨歸於公。無亦秦人梟鬩參夷之習未亡乎。名實者政事之本。治亂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卿大夫之心跡。莫不詳其本末。權其輕重。而折諸天以正名議。辟美惡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壁明而王法著。禮樂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唐晉兩漢之世。由公而後。若崇觀宣靖紹興開禧之間。大臣之賢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於司寇之議。或雖議而未盡其罪。或適得本罪而未誅其意。乃公獨以體國之忠。救時之志。而蒙衆惡皆歸之謗。使後世幹蠱興事之臣。戒於覆轍。而妬賢嫉能之輩。引以藉口。此吾所以痛悼於千萬世名實之不正。

也。雖然公亦不得無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漸也。况於人事哉。而公乃謂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坐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聖人於革之時。必以己日錄孚革言三就爲訓。而公乃謂以物投己。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不免矣。當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斷。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動生謗議。公之意見偶蔽於此。故於異議之人。概以讒說罷之。然禹臯吁咈。反以相和。周召異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誅罰勝之。豈子產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之道邪。公嘗謂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諸臣之才。惟繇優於治水。故雖方命圯族。而不能捨繇。其平昔議論如此。所以不恤衆論。而用章呂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濟吾事爾。然豈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無後悔者邪。數者公之罪也。雖不無不幸於其間。

然律以皇極無有偏黨好惡之義。誰能爲公諱也。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故集以地名。自宋以來文章名家累數十。往往退讓下風而莫敢爭列。草廬日星海嶽之喻。蓋定論也。夫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協偏蔽尤存。不能不競不綌不剛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渙天下之羣。故雖遭逢誼辟。而沮撓牽奪之餘。非惟不足以酬其堯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異議者之勢。使之勇於附和。以抑蔽其君臣相與之至情至義於天下後世。然則後之儒者。其母以影嚮未試之學。而自許太過也夫。其尙克偏去蔽以爲王治之本。而母以議論勝事實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國比於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將羣疑終不亡。而事功終無成乎。予曰嘻。此予所以重爲公慨也。此予所以知天之無意於宋也。不然以彼之君臣。乘崇高富貴之勢。而久於其道。乃顧出齊桓管仲諸人之下耶。是爲序。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邑後學章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首之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首之二

荆公自題真贊二首 錄前

題王荆公畫像○公名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也。生宋天禧之己未年。以元祐元年卒於金陵。塋鍾山之麓。予同年顧君棟高欲爲公編輯年譜。以補塋苑之闕。且求公像繪於簡端。予因從公裔孫處得遺像覽之。撫其副本。應顧君之請。重裝潢是軸。並爲題識。付公子孫藏之。至公之文章政事。前人論之詳矣。茲不多贅。時乾隆十五年季冬月中州彭家屏書於紫薇官舍。

書王荆公騎驢圖

宋黃庭堅魯直

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言。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秃巾。衣掃塔服。抱字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八功德水。逍遙遊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

入蜀記

山陰陸游務觀

乾道六年七月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塔焚香。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寶公所葬也。塔中金銅寶公像。有銘在其膺。蓋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啟聖院。祖宗時每有祈禱。啟聖及此塔皆設道場。考之信然。塔西南有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鬣甲夭矯如蛟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蓋後人取文公詩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名之。建康志謂公自命此名非也。塔後又有定林庵。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庵之昭文齋壁。著帽束帶。神采如生。文公沒。齋常扃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照寫之妙如此。今庵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乙酉秋。嘗雨中獨來遊。留字壁間。後人移刻崖石。讀之感嘆。蓋已五六年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爲中途。故曰半山。殘毀尤甚。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

塿亦後人取文公詩所謂溝西雇丁壯擔土爲培塿名之也。寺後又有謝安墩。文公詩云在冶城西北。即此是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山', '水', '池', '石', '松', '竹', '梅', '蘭', '菊', '荷', '蓮', '芍', '藥', '海棠', '牡丹', '芍', '藥', '蘭', '菊', '梅', '松', '竹', '石', '池', '水', '山']

山園雜詠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節錄

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悉弊端。枝葉扶疎。往往切當。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尙得爲知公者乎。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水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戢人之知。而聲光燭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譁。行之未幾。天下洶洶。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險狡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

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己說之行人。人所不樂。既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復其手以導崇寧之奸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爲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廬邱墟。鄉貴人屬縣立。

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隳圯已甚。過者咨嘆。今怪力之祠，綿綿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郡侯錢公繕學之既，慨然撤而新之。視舊加壯，爲之管鑰，掌於學官。以時祀焉。予初聞之，竊所敬歎。既又囑記於予。公爲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歲次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九淵記。

崇儒書院記 節錄

明吉水鄒元標爾瞻

撫州海內名郡也。其先多明德大儒。如晏元獻王荆國曾文定陸文安伯仲吳草廬康齋諸先生者。或曰元獻忠誠三陸孝友。二吳篤實。南豐有功六經粹然無疵。獨荆國史有遺議。何耶。鄒子曰。荆公儒而無欲者也。拜相之日。矢寒山以自老。罷相之後。托頽垣以終身。徬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斯其人可得而磷淄耶。當時爲諸人攻者。惟新法耳。新法之行。荆國固失之驟。新法之罷。君實亦失之激。急於罷者。若以爲弊政不可一日有。而今一一以爲良法。公固儒而有爲者也。身未執政。天下譽之不加信。及既執政。天下毀之不加沮。彼其心視毀譽如浮靄之來往太虛。公又儒而自信者也。七先生享有令譽。如無瑕之玉。公犯衆怒羣猜。如百煉之金。其趣操何後先殊焉。且麟經絕響。是非無憑久矣。九原有作。執鞭吾所忻願焉。予於公又奚疑。

其書曰：... 又安...

... 其書曰：... 又安...

... 其書曰：... 又安...

... 其書曰：... 又安...

... 其書曰：... 又安...

... 其書曰：... 又安...

... 其書曰：... 又安...

... 其書曰：... 又安...

... 其書曰：... 又安...

... 其書曰：... 又安...

崇禎書局

則吉水縣丞

撫州府志書王文公祠記

王文公祠在府治東南鹽步嶺。宋崇寧五年，郡守田登因公舊宅，創祠肖公像而祀之。淳熙中，郡守錢象祖修葺，比舊加壯，爲之管鑰，隸於學官。歲時祀焉。事見象山陸文安公記中。元至順初，祠圯，草廬吳先生就養郡庠，過其祠而太息，言於監郡塔不台，重加繕治。虞邵庵爲之記，不知廢自何時。祠宇爲居民侵削，僅有存者。臨川七十九都有上池王氏者，譜牒相沿爲公弟安上後。國初有名孟演者，爲本府教授，遂主公祠。天順成化間，其孫宗璉兩以遺祠轉典與千戶所王表者，並以公及夫人二像附之。公像且數百年，鮮完如故。若有呵護者，每一拜觀，歛容起敬。有城北王某者，忽認安禮之後。嘉靖廿五年，請托千戶熊邦傑以力奪之。知縣應雲鸞遂祭於其家。廿六年，府同知陳一貫復以米二石易荆國夫人像，並付之守祠者，猶記歲月直書其事於祠壁云。

記文公祠者多矣。此身後之文。擬別爲一卷附之。惟此叙公像。獲存獨詳。因錄於寫真後。乾隆十五年。彭公所模者。即此軸也。

荆公故宅

臨川李來泰石臺

十年高臥此東峰。出處無端鬢已叢。落蜀黨成終沈本改疑誤國。熙豐法敝豈

改竟緣公爭墩已賦三山石。記里猶傳九曜宮。漫向春風尋舊澤。改宅史書改

生平功過亦濛濛。改史書中三字

右詩和蘇劍浦臨川十詠之一。末有總跋節錄。半山學問經濟。本非宋代諸

賢所可及。新法功過自不相掩。溫公考亭已辨之。當日毀謗之言。後人附會

不白。尤可浩歎。因為拈出。意在闡幽。康熙元年壬寅十月二十四日附識

沈氏詩選評曰。由言利而變法。由變法而紹述。由紹述而召亂。則宋家南

渡荆公有以致之也。臨川人每多諱言。作者自存直道。

荆公嘗以意之也謂其人於定氣言許者自許也

其又請數語曰由言味而變也由變進而歸也

不曰武而光煇因氣出意其開幽東照五學于百十其

賈祖可又海世世戲自不辨辨蘇公答學曰特之當日受

其精味獲帳前湖川十結之一末首變翅

小中傳戲亦驚歎

其又蘇公嘗以意之也謂其人於定氣言許者自許也

十平高厚其東神出聖無崇聖曰意落便漢劉蘇

陳公端字

臨川李來詩

王荆公眞贊

存是樓稿

嗚呼此何人哉。是世所傳囚首喪面垢污不洗。則有辨姦之蘇洵。而黃魯直云。予嘗熟觀其風度。眞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二說背馳。一越一秦。而眞安在哉。我拜公像。是身非身。亦讀其書。誰與爲鄰。其爲年譜也。非徒爲面洗其垢。整風度而嘗新。固將貽諸衆惡必察者。而迢遙以俟乎千春也。

卷五

出軍武安而得其記號別與而會海關神故高築壘心察水而進遠以於平下
關一魁一案而與交并劫野將公射擊我良亦歸其書歸與公歸其欲平報
不嘗然歸其風與真勝富貴世習之不歸其根既歸也一州之射人也二德者
知和也何人猶最世而樹因音與而謀若不為眼音漸急之殺而而竟魯自云

王陳公與贊

合是辭歸

傳神總論

人必有像。所以思其人也。像必有祠。以棲神。猶生人必有宅。以安其身也。像有時而滅。祠有時而圯。後人衆惡荆公者。幾於不欲有其人。而何以綿綿六七百年。像與祠。至於今不毀。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以予所采錄。若而人。非後來稱爲善者邪。後之覽斯編者。其謂之何。紀傳神。并及於諸祠堂記。共九篇。

真贊二首。○李雁湖注曰。傳燈錄此物非他物。○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隣人見之驚曰。昔人尙存耶。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莊子吾猶昔人。非昔人。○考略曰。公歸鍾山後。喜看佛書。自是見於詩篇甚多。予嘗評擬寒山拾得詩。謂是特天人遊戲耳。而他文無有也。唯與蔡天啟蔣穎叔二書。則共談佛理。至如與曾子固書。與陳梈書。辯析佛老甚詳。而老子一篇。歸於禮樂刑政四

術其言精微廣大。尤爲淺儒所不能道。無論陽儒陰釋者。而謗者乃言公晚年流入佛老何哉。

題王荆公畫像。○此乾隆十五年。彭公時爲江西布政司。題於荆公遺像幀首者也。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予得拜公像於東鄉友人王交三家。遂錄以歸。顧彭二公爲臨川穆堂李侍郎主康熙辛丑會試所取士。穆堂稿所辨荆公誣罔事甚多。故予求觀顧氏書亦甚切。而予得拜公像實始於此。故首錄之。

書王荆公騎驢圖。○考略曰。王荆公騎驢圖。是亦一寫真也。公歸鍾山後。優游山水間。往來昭慶定林八功德水。所與遊皆清尚之士。若李伯時米元章蔡天啟葉致遠。詩人俞秀老清老是也。所騎者驢也。所發揮於古學者字說也。抱字說而追逐於公驢後者清老也。曰是勝事不可以無傳。而因爲騎驢圖者。李伯時也。時有見其圖。而曰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蘇子瞻

也。子瞻亦有笠屐圖。視此何如也。越二百餘年。乃有讀臨川集。若與清老曠世相感者。元人張伯雨也。其詩曰。班馬文章老琢磨。咎夔心跡半彫訛。執鞭願作鍾山吏。一袂字書隨白驪。古無不朽之畫。而是圖若幸得長存。則有以書其上者。山谷道人黃魯直也。山谷云。荆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以此。

入蜀記。○考略曰。荆國文公畫像。予嘗一見之。及閱陸務觀入蜀記。謂李伯時嘗圖公像於定林昭文齋。所謂著帽束帶。神采如生。與予所見圖悉合。則知此軸亦出於伯時之手無疑也。務觀爲陸佃農師之孫。農師師事荆公甚久。故務觀每言荆公事甚詳。思慕亦甚切。即此一記。亦可作荆公仕宦歸來山居一小傳也。公有昭文齋詩。自註云。米黻題予定林所居。因作詩曰。我自中山客。何緣有此名。當緣琴不鼓。人不見虧成。今李本云。人見有虧成。似與第三句不合。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考略曰象山陸先生與朱元晦三書在於孝宗淳熙十四年明年作王荆國祠堂記又五年先生卒是諸文皆成於晚年者也自是先生與人書必曰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又曰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予於諸儒講學諸書無能爲役獨於先生論太極書嘗樂觀焉至於文公祠記所謂公之質公之志公之蔽與夫元祐大臣之更張紹聖小人之報復兩下相激禍變有由先生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洵不誣矣故予於從來是非荆公者亦惟於此記尤樂觀也先生作此記時去荆公沒一百有三年中間洛蜀黨交相排擊其言盈天下若蘇氏之辯姦錄於宋文鑑又宋名臣言行錄盡采之邵氏聞見錄涑水記聞溫公瓌語魏氏東軒筆錄諸書所謂同志之士猶不能盡察若此類非耶先生沒而後世詆訶此記者又成一大公案

然則荆國公案又將何時而了耶。顧予於此亦有不能釋然於斯文者。其於援引老氏抹殺漢唐。謂公之學不造本源。而悉精畢力於其末。則猶是講學論治。漸漬於南渡習氣。夫道有本有末。天下事亦有本有末。末不見則本何由而明。事不成則道何由而著。故善言道術者。唯考其行事善惡。而本末具在。功過自明。則論荆公亦第如先生言公之質。公之志。公之蔽。足矣。又何必區心與事於本末之間。而使人汗漫莫測其所由來哉。故予於斯記別爲裁截而錄之。非敢刪也。以明其所好在是。而於先生全書自行於世無害也。○錢象祖字伯同。錢塘人。五世祖暄。以嘉祐八年知撫州。淳熙十三年。象祖繼知撫州。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萬曆五年進士。神廟初官御史。以直聲振天下。此記謂公儒而無欲。儒而有爲。儒而自信。其言皆切當。執鞭欣慕。鄒公過人遠矣。先

時洪武朝解縉大紳作吉水王氏祠堂序。荆公弟王璟之後也。序言王氏先世積德深厚。而曰固不因荆公而有衰謝也。已不能無微辭焉。宏治二年。南城羅玘景鳴作金谿王氏祠堂記。則平甫之後。記盛言平甫有後。而王雱勿祀。與小人貪功好殺者爭入於泯滅。幾與造言荷枷杻者無以異。是亦皆西江人也。

撫州府志書王文公祠記。○公自臨川家於金陵。卒於是。葬於是。父母兄弟墳墓皆在焉。子雱沒。猶有次子旁。是後子孫不知所在。亦不復聞有歸臨川者。然自公沒。中間官於臨川者。嘗爲公集其文。又築其祠而祀之。至於今六七百年不絕。公之得此。豈偶然哉。故予於諸祠興廢可考而知者。必備錄之。所以見公流澤之長也。虞伯生作臨川晏氏宗譜序云。荆公子孫。四十年前尙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一二人耳。

荆公故宅○考略曰。乾隆己酉。予遇臨川李君於南昌旅次。曰。近見某氏詩選錄李石臺所作荆公故宅詩一首。既將原詩改易數字。又大肆譏評。予甚憤焉。予因取李氏集覆閱之。不知某氏何惡於臨川人。謂於荆公多所諱言。又何所愛於石臺。改其詩爲能存直道。詩言洛蜀黨成終誤國。熙豐法敝豈緣公。竊謂元祐紹聖黨禍。此二語實爲千古定案矣。今改終爲疑。改豈爲竟。遂不得不改。史書功過亦濛濛。爲生平功過史書中。夫改人之詩以毀人。又改人和詩以易其原韻。何斯人之不憚煩也。石臺又有重和詩一首。言周官實政終難毀。則與熙豐法敝豈緣公合矣。宋史虛言久失公。又與史書功過亦濛濛合矣。盛名孤立。應成謗。赤烏當年亦兩濛。是其於公之得謗。至比之周公居東。又詳著跋語於後。某氏亦能取重和詩及諸跋語而盡改之乎。夫必如其所改詩。謂石臺猶存直道可也。否則以本詩言之。豈非臨川人諱言荆

公至是不又益一李來泰乎。臨川人自宋陸象山作荆公祠堂記。元吳草廬虞道園又繼之。明嘉靖中則有章袞汝明作荆公文集序。纒纒至五千言。湯顯祖義仍於青苗保甲亦皆有說。近惟李侍郎穆堂稿所辨正誣罔事尤多。夫此數君子皆以文章道德顯著於當時。其著書立言亦欲以傳信後世。必不肯違直道以黨鄉人也。且六七百年來毀荆公者沿襲舊說。奚啻千萬人。某氏又何必改此一詩。藉臨川人以攻臨川人。公之得謗愈積而愈多。豈不以此也哉。李君名孝汾字齋舒。穆堂侍郎之弟之子。遂書以相質。且以釋其憤云。

存是樓

題王荆公遺像○黃直魯跋荆公禪簡云。荆公學佛。所謂吾以爲龍又無角。吾以爲蛇又有足者也。然予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暮年小語。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

也。考略曰：一荆公耳。明允之作辨姦，一則抑之在深淵之下，魯直之跋禪簡，一則抗之在青雲之上。且一魯直耳。以未嘗親見光風霽月之濂溪，而人皆信之，以熟視富貴浮雲之荆公，而不一及之。於像何有焉。書罷爲之三嘆。予錄諸序像贊共二卷，中有王明清玉照新志韓止仲澗泉日記黃魯直跋簡鄭端簡古言，亦必爲之備載者。以其言簡而意盡，皆有過人之識。後之覽者，果能平心而察之，雖謂俟之百世不惑可也。

吳孫平心漢李太淵開濟之旨用不也出也

漢孫平心漢李太淵開濟之旨用不也出也

漢孫平心漢李太淵開濟之旨用不也出也

漢孫平心漢李太淵開濟之旨用不也出也

漢孫平心漢李太淵開濟之旨用不也出也

漢孫平心漢李太淵開濟之旨用不也出也

王荊公年譜例略

卷首三

年譜所以紀事也。荊公譜前此既無所承。既生平自著其文亦多無歲月可考。故雖年譜告成。猶不能無歉心焉。自古傳信莫如史。惟宋史傳公尤多顯然不合。而無有人從而正之者。是誠不可無言也。

春秋采善貶惡。非獨無刺譏而已。惟好議論公者記惡不記美。而後世有述皆歸焉。

天子爲天下君。宰相爲時亮天工者也。攻公如專在新法。猶爲在朝言朝。惟謗公者千萬端。皆出於私書。辨之而不勝辨。則由辨姦凡事不近人情一言爲之也。

辨姦如張安道撰墓表。有命相之語。子瞻作謝書。有流涕之言。其爲作僞易知。

也。今又采元豐七年子瞻過金陵有鍾山唱和諸篇。公既沒有與滕元發一書。皆具載於眉山集中者。其於辨姦。不愈足證其妄乎。

與荆公分道立幟者溫國也。以變更新法言之。謂青苗不可徧行於天下。似矣。保甲可廢乎。差役可復乎。熙河可既取而復棄之乎。以詩賦取士豈果愈於經義乎。李石臺曰。洛蜀黨成終誤國。熙豐法敝豈緣公。

濮議爲公身外之事也。而錄之所以志黨禍之所由始。宋之亡實由於黨禍。神宗實錄爲公身後之書也。而錄之尤詳者。所以志黨禍之終。

考略所以紀事。亦所以辨謗。而於論文不與焉。其於公文曰讀本何也。非敢自詡能讀。與僅爲學子佔畢之資。亦以事與文有關於體要者皆繫焉。以是爲不可不讀云爾。

曰就正何也。柳宗元著非國語矣。而後人非非國語又作。明陳耀文於丹鉛錄

正楊有書矣。而後人又有正正楊者。然予於丹鉛錄所痛詆安石者。亦十駁其五。已載之考略雜錄矣。則今於考略全書誠得有道者正之。是爲荆公身後之大幸。而亦鄙人屬望之真心也。

唐宋韓柳二蘇之古文。嘗自言其用心所由來。與其得力所已至。而荆公無有。故予考略鮮及焉。然卽以文論。惟穆堂李氏有言。荆公生平爲文。最爲簡古。其簡至於篇無餘語。語無餘字。往往束千百言。十數轉於數行中。其古至於不可攀躋蹤跡。引而高如緣千仞之崖。俯而深如縋千尋之谿。而曠而愈奧。如平楚蒼然而萬象無際。此真善言荆公古文者。而世且曰。吾不以人廢言也。又曰。吾愛其文而惡其爲人。因遂不欲讀其書。是果得爲知人與知文者哉。

公詩曰。惟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爲千鈞。獨謗公者造爲不根之言。又以銖

兩成千鈞之重。卽予無益費精神亦多在乎此。觀吾考略者。幸平心而察之。可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之一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一 自天禧元年至康定元年

宋眞宗天禧五年辛酉公生

閱案吳氏榮光歷代譜載公生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時此本之吳曾漫錄

臨江府名宦志曰王益字損之臨川人荆公父也宋天禧中判臨江軍清江縣古跡志曰維崧堂在府治內宋天禧中王益爲臨江軍判官其子安石生於此後人因名其堂曰維崧又縣志載王直科甲題名記曰宋天禧中王公損之判臨江軍其子荆國文公生於此詩書福澤積久而彌昌文章之華道德之光莫有盛焉者

考畧曰公生於天禧五年辛酉至哲宗元祐元年薨年六十六公有酬吳冲卿見別詩同官同齒復同科朋友婚媾分最多又祭冲卿文曰公命在酉長

我一時公先我苗我後公萎公二女長適冲卿子安持又宋史馮京傳魏泰東軒筆錄王明清揮麈錄朱翌猗覺寮雜志或明言生於辛酉或明言得年六十六其他引用白雞事甚衆自正史誤載年六十八後來以史學名家者不特無一人正之且有因史誤而改爲生於天禧三年己未正史之不足憑此譜開卷可見矣昔漢范升奏不立左氏傳陳元謂升等所言皆斷截小文褻瀆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也今予緝公年譜凡後人指公瑕疵妄誕無稽非同小差則多於年數不合得之首詳於此覽者得以考焉

乾興元年壬戌二歲

正月朔改元二月眞宗崩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三歲

二年甲子四歲

三年乙丑五歲

四年丙寅六歲

五年丁卯七歲

六年戊辰八歲

臨川王氏登進士者。真宗咸平三年庚子陳堯咨榜王貫之。安石叔祖也。祥符八年乙卯蔡齊榜王益。安石之父也。慶歷二年壬午楊寘榜王安石。六年丙戌賈黯榜王沆。安石從弟也。皇祐元年己丑馮京榜王安仁。安石兄也。嘉祐六年辛丑王俊民榜王安禮。安石弟也。治平四年丁未許安世榜王雱。安石子。熙寧元年戊申召試賜進士及弟王安國。安石弟。自咸平三年至是共六十九年。安石祖以下登進士者八人。而毀者乃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何

其妄也公誌貫之墓曰享年六十二官至尙書主客郎中明年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歷陽縣王氏起家登進士自貫之始故錄於此

七年己巳九歲

八年庚午十歲

廣東省名宦志天聖八年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三年以憂去又四川省名宦志王益荆公之父祥符間任新繁修學校禮師儒與梅摯等唱和詩賦最多○考略曰此紀年誤也祥符在位九年八年乙卯王益成進士年二十二

閱案姚蓋鳩援鶴堂筆記云荆公少居金陵見李通叔哀詞

九年辛未十一歲

明道元年壬申十二歲

二年癸酉十三歲

公有傷仲永篇曰。金谿民方仲永。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當是楚公自韶州丁衛尉府君憂也。

景祐元年甲戌十四歲

二年乙亥十五歲

三年丙子十六歲

憶昨詩。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盈並緇人衣。

四年丁丑十七歲

十一月改元

憶昨詩。明年親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磯。是年楚公通判江寧府。公亦隨官至江寧也。憶昨詩。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安歸。又曰。材疎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公自年十七八時。卽以稷契自命如此。閱案建昌昌字當作康

寶元元年戊寅十八歲

是年十一月改元。

二年己卯十九歲

二月十三日父益卒年四十六蓋生於淳化五年也楚公通判江寧既卒於官葬於江寧牛首山子孫遂家焉憶昨詩昊天一朝畀以禍先予泯沒予誰

依

閱案荆公父益之以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卒公父母俱葬江寧見子固志與平甫志

康定元年庚辰二十歲

考略曰公康定元年二十歲明年二年冬則改元慶厯矣公一生得免於詬厲者唯此二十年耳然已有荆公少年懷刺見濂溪之說予特爲論之尤詳云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之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二 自慶歷元年 至慶歷四年

慶歷元年辛巳年二十一

是年十一月改元。

憶昨詩曰。母兄呱呱泣相守。三年厭食鍾山薇。自寶元二年二月居喪。至是服闋。詩曰。屬聞下詔取羣彥。遂自下國趨王畿。則入京師應禮部試也。

慶歷二年壬午年二十二

是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三十九人。公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是年簽書淮南判官。

葉夢得石林燕語曰。本朝以科舉取士。得人爲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惟

楊寘審賢榜王禹玉珪韓子華絳王荆公安石三人皆又連名前世未有也。史本傳曰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考略曰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在慶曆元年。至二年再上歐陽第二書。及歐公送曾鞏秀才序皆無一語及安石。而子固遂歸臨川矣。今日介甫由歐公延譽擢第。是置子固稱道介甫於歐公與歐公傾服介甫之書皆未之入目。而於二公相見之歲月全未之考也。本傳一開卷而乖謬若此。則由元人修史皆雜采毀者之言爲之。而六七百年來從無有正其謬者。予因取歐曾二公往來書牘備錄於后。使知作僞者無之而不毀。而毀者之妄亦無之而不敗也。據名臣言行錄是說也。出於溫公瓌語。

送孫正之序○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

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我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于楊，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巳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歷二年閏九月十一日，考略曰：子固上

歐陽學士第一書曰。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書。則介甫此序。謂以孟韓之心爲心。兩人終身學術。蓋未之有易。介甫憶昨詩曰。材疎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是時介甫年十八九。已以天下爲己任。今序曰。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亦猶是耳。其後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或辭館職。辭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最後辭執政而歸。遂不復出。則皆有故。而非高尚其事。要君取譽於一時。其全書可考而知也。

慶歷三年癸未年二十三

憶昨詩示諸外弟。○憶昨此地相逢時。春入窮谷多芳菲。短垣困困冠翠嶺。躑躅萬樹紅相圍。幽花媚草錯雜出。黃蜂白蝶參差飛。此時少壯自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乘間弄筆戲春色。脫落不省旁人譏。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饑。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空並緇人衣。明年親作建昌吏。四月挽舡

江上磯。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閃爍無停暉。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
安歸。吟哦圖書謝慶弔。坐室寂寞生伊威。材疎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
希。昊天一朝畀以禍。先予泯沒予誰依。精神流離肝肺絕。背血被面無時晞。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載厭食鍾山薇。屬聞降詔起羣彥。遂自下國趨王畿。刻
章琢句獻天子。鈞取薄祿歡庭闈。身著青衫手持版。奔走卒歲官淮沂。淮沂
無山四封庫。獨有廟塔尤巍巍。時時憑高一悵望。想見江南多翠微。歸心動
蕩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旒。騰書漕府私自列。仁者惻隱從其祈。暮春三月
亂江水。勁櫓健帆如轉機。還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縱橫揮。出門信馬向
何許。城郭宛然相識稀。永懷前事不自適。却指舅館排山扉。當時髻兒戲我
側。於今冠佩何頎頎。况復邱樊滿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令人感嗟千萬緒。
不忍蒼卒回驂駢。畱當開樽強自慰。邀子劇飲毋予違。

考略曰。公自丙子以前。常隨宦遊。至韶州。丙子以後。年十七至江寧。旋居喪三年。慶曆二年。成進士官淮南。三年。歸臨川。卽此一詩。而二十三歲以前。歷可據如是也。造謗者謂荆公少年懷刺見濂溪。則真無其時。無其地也。江寧舊名建業。亦名建康。今諸刊本皆云建昌吏。是相沿承誤否。

傷仲永○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四句。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見之。十二三矣。今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

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

附雲林圖記書後○凡人之賢不肖皆於其卒也。命之始不肖而卒也賢。則謂之賢焉可也。始賢也而卒不肖。則謂之不肖可也。金谿雲林三十六峯鄉人危太樸。雲林圖記曰。近崖山有神童峰。方仲永者實生其下。荆國王文公所作傷仲永是也。余謂仲永始而通悟。終焉爲泯然衆人。見於荆公悼嘆者詳矣。則仲永何足以當是山之靈。而是山亦何樂藉仲永以受此名哉。予是以嘆誌者。因荆公此文而附和之。而不知已失荆公所以垂戒之旨矣。世之爲賢不肖者。可不知所從事哉。乾隆己丑上翔書。

張刑部詩序○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

王荊公年譜卷二
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龐。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籍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污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歷三年八月序。考略曰。予嘗有言。詩話盛而風雅之道靡矣。至宋尤甚。而其品益下。惟荆公無有。即平日與人論詩亦絕少。其不好爲議論與言人短長。亦於此可見矣。此序因刑部與楊劉並世。故言其文詞染世學者迷其端原。然前乎此。石守道作怪說。則痛詆大年。後乎此。歐陽公以古學倡天下。而文體爲之一變。亦以楊劉爲言云。刑部名保雍。曾子固嘗誌其墓。

同學一首別子固。○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

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輔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室。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耳。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去。

考略曰。介甫同學一首。其言及於中庸。蓋本之子固懷有一首原文也。中庸二字。本出於夫子之口。而載於論語之書。其後子思作中庸。荀卿謂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子思唱之。孟子和之。則固以中庸爲子思

所作。又其後孔叢子載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爲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有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則已不免有疑辭矣。自是由周秦以及漢唐。中間未有從事中庸專門名家者。唐李習之作復性書三篇。歐陽子以爲此中庸之義疏爾。而又曰。不作可也。又送太原秀才序。則猶若有微辭焉。蓋自韓柳而下。至北宋。若柳仲塗。穆伯長。孫明復。石守道。胡翼之。李泰伯。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此皆言道術者。總之不離乎孟荀楊韓。慶歷元年。子固初上歐陽學士書曰。仲尼既沒。觀聖人之道者。莫如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書。慶歷二年。介甫送孫正之序。亦曰。以孟韓之心爲心。則今懷友同學二文。雖作於慶歷三年。而曰望聖人之中庸而不能至。則固非舉子思全書而言之也。其後二公作洪範傳。亦皆於子思中庸略舉其辭。尤非若後世言道統者必歸焉。且介甫有性情說。若甚爲習之下鍼砭者。

子固懷友一首。最後見收於吳氏能改齋漫錄。此自是子固少年之文。非其至者。然而二公立志之蚤。望道之卓。終其身能砥行立名於後世。至今六七百年。未有能繼之者。尤不能無重感於斯文也。文云。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蓋在慶歷二年。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卽在歸臨川時。別子固而復之官淮南也。江南卽今之江西。前此皆稱江南云。

李通叔哀辭

并序

通叔字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自京

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年二十八云。初。予旣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憂懼。旣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蹉然類君子。卽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予放心不求而歸。邪。

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爲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唯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畱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計。旣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計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我思

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爲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修。要歸於道兮不入於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羣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日子既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陬。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尚日子興兮羽儀於世。吾君德澤此兮淳漓固偷。孰神不隳兮隕子於溪。子生適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遼。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隧於棺兮誰坎於邱。予欲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予生之愁。

考略曰。通叔卒於慶歷元年。明年。公簽書淮南判官。其言會有江南之役。泊東流。卽三年歸臨川。反揚州而作哀辭也。其切於求友。必窮六藝以入於道。德悲其窮以天。不得沛吾君德澤。以及於斯民。大意與孫正之序曾子固同。

學一首無以異。是不可以不錄也。

上徐兵部書

節錄

向蒙執事畀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浮江絕

湖。綿二千里。風波勁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至家。展先人之墓。寧祖母於堂。十年縈鬱。一旦釋去。戴執事之賜。此時唯重。還職不時。以懼以慙。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爲遲遲也。不識執事謫之貫之。宜將何如。某此月治行。承序於左右。在旦暮矣。

考畧曰。此書與憶昨詩合故錄之。

慶歷四年甲申年二十四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弊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

戚疏愚良。一無間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絜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其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憶愠也。病且革。以薄塋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旣誌其塋。四年。某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以侈。疣然數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考略曰。黃夫人金谿吳旼之配也。旼爲敏之弟。吳氏世居臨川三十里外。地名烏石岡。所居又有柘岡。金谿自宋開寶始置縣。吳敏以淳化三年成進士。

而二子芮蒙又繼之。金谿以儒起家。未有先於吳氏者也。畋之女爲王益夫人。則荆公之母也。荆公少年往來外家甚數。故其所爲柘岡詩亦多。敏之夫人曾太君。荆公爲誌其墓曰某實夫人之外孫。稱謂不嫌從同。而夫人歸之。以其孫。則荆公夫人之祖母也。公與子雱皆吳所自出。其被及於外家發祥。又如此。故予於吳氏墓文皆得備錄之。所以志兩家世濟其美云。公還自揚州。實三年。曰四年。不合也。以夫人卒之年數之。則又似作誌實在四年矣。姑

錄於此

閱案姚蓋塢先生云是年還自揚州見外祖父墓表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之三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三

自慶歷五年至慶歷七年

慶歷五年乙酉年二十五

附曾鞏上歐陽舍人書未錄

考略曰。子固上歐陽舍人書末云。鞏之友王安石至。庶知其言之非忘也。百餘字悉與致蔡書同。惟中多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十二字。又云此數者近皆爲蔡學士道之。蔡君深信。是致蔡書後。必已得報而後及於歐。蔡書首云。慶歷四年五月日。此書無年月明文。即分錄於四年五月可也。

慶歷五年三月。韓琦罷知揚州。邵氏聞見錄曰。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爲簽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

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公薨。荆公輓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輻。猶不忘少年之語也。

考略曰。謂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即非知己之言。亦不同於詬誅也。曷爲必作畫虎圖以詆之。且至數十年後。作輓辭而猶不忘之。元祐修神宗實錄。采入邵氏聞見錄。涑水記聞爲多。皆謗書也。安石日錄。至紹聖初乃出。而茲猶必及之者。愈以見作僞者欲藉以實安石之罪。而不覺已自露其拙也。並錄公虎圖詩於后。

虎圖○壯哉非羆亦非貓。目光夾鏡當坐隅。橫行妥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爲動。熱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爲此。此物安肯來庭

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颯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烏。向之俛啣如哺鷓。山牆野壁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

考略曰。據李雁湖注。此詩題下云。或言公作此詩。譏韓忠獻。恐無此。是雁湖亦不以此錄爲然矣。而猶曰。或言者。爲伯溫諱也。是時其父燾作長編。多主邵馬楊范。故凡注中言或云者。皆爲諸人諱也。李注又云。或言王介甫歐陽永叔梅聖俞與一時聞人。坐中分題賦虎圖。介甫先成。衆服其敏妙。永叔乃袖手。據此。則諸公分題賦詩。必在嘉祐初年。是時韓公不在坐。又去慶歷十餘年。曷爲與諸公賦詩而忽諱及韓公耶。况據其說。畫虎圖亦非荆公自作。此詩祇工於賦物。曷何嘗有一言涉於因物寓諷。至挽詩則尤周內奇怪矣。涑水記聞曰。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簽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學。

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以為輕己。由是怨之。

考略曰。謂王廷評頗識難字。此亦何傷於人。即以爲輕己。亦何必由是而怨之。且廷評既秩滿而去矣。何由而得聞之。即聞之。司馬氏又何從而知其怨而筆之於書。予謂邵馬所錄即實有其事。皆語言之微。無關於身名得失之數。而一則書於數十年之後。又有百有餘年。且有悉采人名臣言行錄者。是皆不可以已乎。至延及於王氏日錄。亦太甚矣。閱罷爲之三歎。閱案宋汪文定公應辰玉山集

卷十六與呂逢吉書云聞之涑水紀聞乃西京小守陵閣官所傳蓋溫公嘗屬其子孫勿傳也則其所由來固可疑矣昔嘗見胡德輝言溫公日記極有可疑如記富鄭公惑一尼言願爲蛆蟲食其不能無職不應如此記事德輝乎而溫公平日最推重富公其他如文韓皆不能無職不應如此記事德輝亦意必後來所增加云云觀此知記聞日錄未可憑信矣

慶歷六年丙戌年二十六

是年公在京師。

丙戌五月京師作二首○北風閣雨去不下。驚沙蒼茫亂昏曉。傳聞城外八九里。雹大如拳死飛鳥。浮雲離披久不合。太陽獨行乾萬物。誰令昨夜雨滂沱。北風蕭蕭寒到骨。

考略曰。李注云。慶歷六年五月甲申。兩雹地震。卽此年也。案次年讀詔書詩曰。去秋東出汴河梁。亦卽指此。

附曾鞏再與歐陽舍人書○鞏項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尙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既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心未嘗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爲御史居京師。安石於京師得而

友之稱之曰有道君子也。以書來言者三四。猶恨鞏之不卽見之也。則寓其文以來。鞏與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謂無媿負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必魁閎絕特之人。不待見而信之已至。懷不能隱。輒復聞於執事。三子者。卓卓如此。樹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而鞏汲汲言者。非爲三子者計也。蓋喜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之道與世之務。復思若鞏之淺狹滯拙。而先生遇甚厚。懼己之不稱。則欲得天下之材。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爲報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還以一言。使之是非有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別錄。不宣。

考略曰。曾子固稱道安石於歐公。至於再。至於三。是時荆公年二十四。所謂文甚古。行稱其文。其人爲古今不常有。可謂終身不愧乎其言矣。乃近有刊南豐集。於所致歐蔡二書。未言王安石者。止僅錄其一於此書。自其略曰以

下至書既達書字止。刪去一百零一字。且又自言其例曰。舊刻再與歐陽舍人書及上蔡學士。俱有薦王安石一段事。同而文不異。止於前書載之。夫前人重出者可刪。則當時曷爲並存。而必待六百餘年後刪之乎。原其意。蓋甚不悅荆公。若有傷於子固知人之明者。其實欲並一而刪之。而又不得不存其一也。且於子固當日惓惓愛友之心。至是盡沒。則亦誣子固甚矣。則又有於古今不常有句。改爲或亦不常有者。即一句之中。不顧文義之難通如此。

附濂溪年譜。慶曆六年丙戌。濂溪年三十。任南安司理參軍。程珣假倅南安。

令二子師事之。是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

考略曰。予嘗閱林德頌源流至論。貶損荆公。不遺餘力。其一曰。安石與程明道同學於濂溪。以不樂新法而絕。予以濂溪荆公二家出處歲月考之。所謂同學者。此其時耶。抑別有其時耶。此其地耶。抑別有其地耶。此與羅景綸載

荆公少年懷刺見濂溪。同一妄也。予別有論著於后。

慶曆七年丁亥年二十七

本傳。安石簽淮南書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是爲慶曆七年。

附曾鞏與王介甫第一書。○鞏啟。近託彥弼黃九各奉書。當致矣。鞏至金陵後。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歎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學者。有或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於世。吾徒可恥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林者。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至此論人事甚衆。恨不與足下共講評之。其恨無量。雖歐公亦然也。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胸中事萬萬。非面

不可道。鞏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也。時乞寓書慰區區。疾病尙如黃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與足下論者。想雖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到京作書去。不宣。

考畧曰。子固與王介甫第一書。在慶歷七年。蓋子固致歐陽舍人書後。是年至金陵。旋往滁上。又云。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又云。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及子固侍父疾於南京。以至於卒。則猶在於是年。故介甫志易占墓曰。卒時慶歷丁亥也。當慶歷四年。子固上歐公書曰。安石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今書云。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夫以兩人交相慕悅之情如此。猶遲十餘年。乃始相見於至和嘉祐間。則凡介甫生平。其不肯妄交一人。又可知矣。介甫慶歷初年文字。少開廓。亦間喜造語。誠有如歐

公所云者。歐公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予謂此數語。即歐公所以自道。而起衰之功。遂與昌黎並。以是得成其爲歐陽子之文也。夫爲文而求爲似人。則人亦必能似之。亦安能獨有千古哉。介甫英分絕人。自命又最高。故其後來爲文。不惟不似孟韓。而亦無有擬似周秦兩漢者。此其所以亦成爲荆國之文。而獨有千古也。觀其常題張司業詩。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豈非有見於自然之難及乎。昌黎平淮西碑。孫莘老謂其叙如書。銘如詩。而介甫且曰。筆墨雖巧。終類俳。殆亦有合於不必似之之說乎。或曰。語不可造乎。曰。詩書六經之文。檀弓左邱明之書。皆造語者也。揚雄以法言象論語。其造語尤甚。然非假論語以爲語。故能自成爲法言之書。三代而下。漢以來作者如林。如揚雄亦何惡於造語哉。

讀詔書○去秋東出汴河梁已見中州旱勢強日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滿城黃近聞急詔收羣策頗說新年又亢陽賤術縱工難自獻心憂天下獨君王。

考略曰李注云慶歷七年八月錢彥遠奏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員千里今復大旱人心嗷嗷此詩言去秋正彥遠輩論奏時又注云慶歷七年三月詔曰自冬訖春旱暵未已五種不入農失作業朕爲災變之來應不虛發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天之怒咎自朕致民實何辜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自今中外臣僚共指當世切務實封條上又注云降詔在三月則此詩當在春時作也故云新年又亢陽。

與馬運判書○運判閣下比奉書卽蒙寵答以感以忤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

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尙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踊。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考略曰。據書中云。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當與讀詔書詩宜並錄於是年。公吏縣時。惓惓民事。先天下之憂而憂如此。此等文固不可不錄也。

鄞縣經遊記○慶歷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磬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兩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於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輔以入於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且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考略曰。史稱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考是年公初抵任。其勤已如此。史又云。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此卽異日行青苗

之法也。此豈有意於厲民，與有私於征利哉？而後來攻新法者，極詆訾之言，而不察其心，何也？歐公他日薦之，謂久更吏事，兼有時才，卽治鄞可見矣。

上相府書○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恥而憂之。瞽聾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况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

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
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殯先人之邱冢。
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瞽聾侏儒之道。覽
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
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誼。是
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考略曰。據子固作都官誌云。安石知鄞縣。慶歷七年十一月。上書乞告葬公。
明年某月。詔曰。可。考是年相府賈昌朝陳執中也。明年閏正月。文彥博同平
章事。意潞公知安石實始於此。

慶歷八年戊子年二十八

二月癸酉。頒慶歷善救方。

先大夫述○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爲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尙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某。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爲建安主簿。時尙少。縣人頗易之。旣數月。皆畏翕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闔縣爲禱祠。縣人不時入稅。州咎縣。公曰。孔目吏尙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爲邪。卽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爲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据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爲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爲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穰說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答一人。知韶

州改太常博士尙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爲俗然即其
得可己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
有萌蘖一切撻發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於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爲
政範亦掇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
致州爲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恠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
此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韶小州即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
殊恐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刼佐吏固爭請付
獄旣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刼之以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
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
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
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游常奉親行

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
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
奢。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
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克其材。以天。嗚
呼。其命也。母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
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
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考略曰。公父都官墓誌。本以此述請銘於子固。今獨錄此。亦以述與銘其言
質實如一。皆可並存不朽也。公又有先大夫集序曰。公之詩。君子視之當自
知矣。不敢贊也。公爲文簡而有體類如此。又有答韶州張殿丞書。亦爲都官
而發。其言尤激昂悲痛。可爲千古監戒。茲不錄。予別有所論著云。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鄆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並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穉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况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

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尚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考略曰。杜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歐陽公誌其墓云。慶歷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是公有上杜學士兩書。應在七年八年也。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公後來變行新法。亦猶是意。然不若治鄞時。悉著成效。以無有旁撓之者也。

上運使孫司諫書○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

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魚業之地。搔動糟戶。使不得成其業。糟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

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爲而

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尙不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畱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考略曰：是時公年二十八，與上大夫言，絕無忌諱如此。觀其上孫杜二書及收鹽一詩，其爲愛民惻怛之心，籌畫利害之明，雖復老成謀國者弗如，宜乎

